我是浪費者

我將自己的東西浪費,而完成我自己。歌德《浮士德》 僅僅感覺到責任只是一個形式上的德行

我是浪費者,我就是詩。

僅僅感覺到責任只是一個形式上的德行, 其本身並不會導向某種特定責任: 人們有可能因為一個正義的目標感到負有責任, 也可能為一個邪惡的目標感到負有責任。

轉引自托尼・朱特《事實改變之後》

2018臺北雙年展「後自然:美術館作為一個生態系統」反省「後自然」時代的美術館功能,同時間成大藝術中心的「L.A.B.: 2018成大雙²年展一科技與藝術」嘗試透過科技與藝術對話,想像未來。處於人類世 (anthropocene)「後XX」時代的藝術家,敏鋭思索著傳統典範的適用性,以及典範強制性弱化甚或消失的新世界。

關於「後XX」,20世紀英國著名歷史學者霍布斯邦 (Hobsbawm)曾以末日迫近的悲觀氣氛表示:「後工業化、後帝國時代、後現代主義、後結構主義、後馬克思主義、後古騰堡或者其他一些什麼。這些前綴像葬禮一樣,它們對死亡做了正式的承認,卻沒有對死後生命的本質達成共識,也不認為死後生命具有某種確定性」。「後學」(post-)時代,只能陷入如此虛無泥淖嗎?難道當代唯一的共識,只能是「我們必須有個共識」這樣無力的宣言?

後學時代,希望與理想的動力來源會在哪裡?大學嗎?不都說,大學鼓勵跨領域合作,善盡大學社會責任?大學感到負有責任誠然可貴,但這只是第一步,因為德行的落實需有鑑別與批判能力為其根基。

我就是詩

附恒安



正如臺北雙年展關注後自然時代美術館的定位,成大261「觀點」留意的是後學時代大學的現在與未來。無論是大學社會責任(Univers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, USR)概念下的〈大學社會責任USR計畫〉與〈從同溫層降落:以責任重新扣連的大學(生)與社會〉,或者是〈HFCC的人社實驗與社會實踐〉(Humanity, Field, Co-creation),讀者應可強烈感受大學中,無論院系或師生,皆急欲擺脱種種的自我框限,勇敢地在劇烈加速時代辨析出值得貢獻給社會的大學財富。

「發現成大」〈無語良師〉是醫學院的大體解剖,是一堂從死亡學習生命,從異常認識正常,從靜默無語學習熱情奉獻的經典課程。〈從小獵犬號到唐恩居:達爾文和他的遺產〉則是圖書館「一冊一世界」的第三系列。解剖大體,深入人體小宇宙;深讀經典,探索世界大宇宙。後學時代的大學,看來仍舊必須憑藉高品質的知識與經驗前進。〈自駕小巴校園試營運自駕車國際產學合作啟航〉與〈從營隊到社團一成大動態影像創作社的初衷〉便是基於實力的跳躍了。自駕車由上而下成功爭取國際產學了的跳躍了。自駕車由上而下成功爭取國際產學了的跳躍了。自駕車由上而下成功爭取國際產學了的聽聞不素:創意教學空間〉是第十學院,College X,與諸多創意教學空間的誕生。在實體組織架構之外的溝通連接,是促進新特質湧現的機制。新舊之間,虛擬與實體之間,X充滿期待與想像!

不斷鏈結固然是好事,但並非所有鏈結都必然產生意義,「榕園記事」讀冊專欄反思隨時連線時代的人際關係,作者推薦閱讀《重新與人對話》,並找回梭羅的三把椅子,供獨處自省、促膝談心與社交需求。藝術中心〈從「成大叩門ECKO-咖啡時間」起步,啟動美學教育〉回顧成大對話沙龍的經營史,10年咖啡叩門轉型「美學與藝術跨域學學程」,清楚宣示了美學具有改變世界觀與行動的潛力。〈我們如何與世界對話〉是戰地記者演講稿的簡要版。戰地記者如何透過策展與世界對話,與朝眾對話?後學時代,溝通對話肯定是共識,但如何進行,則待所有人勇敢實踐,但請寬容相待。

〈鹽水溪南〉是資深學長回憶南漂求學,敍說「臺 北少爺」四年漂出「EQ與SQ基礎」的過往,但「誰 謂河廣?誰謂宋遠?」可能才是學長真正在意的當 代癥結。〈馬路巡狩〉置於本刊最後兩頁,這是校 刊與詩人林梵相遇的固定版面,以此告別世故與天 真共存身的詩人。

後學時代的大學,解構了許多傳統,典範逐漸模糊,或許大學得回頭再次向詩人學習,以坦然心態凝視世故與天真的共存,然後立志成為如《浮士德》〈旁通百室的大廳〉中的馭車童子,為世界貢獻無限的財富,進而完成自己!